



人在军旅

—

正午的训练场上一派静谧。身高一米八零，体形精瘦的吐鲁番军分区某部中士李纪龙，静静地坐在训练场边枝叶灰绿的沙枣树下。他的目光穿过训练场，望向苍茫的戈壁，似远眺，又像深思。沙枣树一串串青白色沙枣，已悄然泛出淡淡的红晕。两个月前，他顺利通过优秀士兵报送入学考核、体检，全连官兵一片欢呼雀跃，热闹如过节，都为他自豪。他的心被一种无法言语的幸福与温暖簇拥着。然而，欢欣与他擦肩而过。昨天，他得知自己未能通过最终选拔，入学失利。战友们真诚的安慰、鼓励，在胸膛里如暖流奔涌，让他差点落泪。李纪龙平静地说：“能在连队跟大家一起拼搏成长，就很幸福。”他坐在树荫里，眼神笃定，似乎失落与温暖，已教会了他平静和坦然。

二

时间流逝。几年时光只是人生长河里短暂的一瞬，会激起怎样的波澜？2019年秋天，李纪龙决定参军，父亲有些不舍，劝他先上完大学。父子俩甚至为此发生些许不快。“我是独生子，记忆里父母总是对我呵护有加，把所有的爱都默默给了我，而我懵懂无知，贪玩，叛逆，常惹他们伤心。”他的声音听上去略显沙哑。2021年初夏，他从训练场下来，给家里打电话，和母亲聊了一阵，想跟父亲说几句话。母亲说：“你爸身体不舒服，休息了。”参军后，他和父亲通电话的次数不多。入伍的前半年，父亲常主动跟他视频、电话，后来他几次打电话过去，父亲不接，回信总说自己正在忙，家里一切都好，让他安心在部队工作，没事少打电话。“我爸哪里不舒服？”他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，反复追问之下，母亲告诉他，父亲已去世近一个月。他眼前一黑，像被人在后脑勺上冷不丁敲了一闷棍。连队立即报批批5天假，让他赶紧回家看看母亲。回到家他才知道，自己入伍半年的时候，父亲就查出了肠癌。怕影响他在部队工作，父亲一直对他守口如瓶。“我高中是体育特长生，但除了跑步，体能并不好，新兵下连时单双杠、

投篮等几个课目都不及格。随后，列兵时在战友们帮助下，我的体能课目都达到了优秀。”他抬头望着蔚蓝天空说，“以前在家里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，啥事都不操心。到部队后，我从战友们身上懂得了怎样做人做事，也渐渐明白了军人的使命与担当，感觉自己忽然长大了、懂事了，遗憾的是，我爹没能看到我的成长。”

时间继续流逝。怀着悲痛回到连队，李纪龙仍坚持参加了比武，但没拿到任何名次。“比武有名额限制，我第一次代表连队参赛，没拿到名次心里挺愧疚，干工作也不在状态。那年义务兵服役期满，我想退伍回家。战友们都鼓励我留队选晋下士。”他盯着脚上磨损得发白的作战靴说。

新兵时就带他的班长陈平找他聊天，说别有压力，战友们都理解你心里的痛，静下心来想想，你要什么，有什么，该怎样去做。

在那个寒冷的傍晚，李纪龙和班长聊完天，一个人坐在连队器械训练场，在心里一遍遍想班长和战友们一路帮自己成长的点点滴滴，想父亲去世后连队官兵像亲兄弟一样跟他一次次长谈，想父母瞒着困难和病痛，不就是希望他在部队安心当一个好兵吗……

走出悲痛与失落后，他又全身心投入训练之中。

这年年底，连队组建冬训尖子队，刚选晋下士担任副班长的李纪龙，主动请缨进入尖子队。

在正常野战装具和背囊基础上，他跟老兵们一样，负重10公斤沙背心 and 2.5公斤沙绑腿，每天跑两趟3公里武装越野和400米障碍。

3个月后，他手榴弹掷出55米，综合成绩冲到了尖子队前列。

2022年初夏，李纪龙参加了军分区比武，不料比武前一晚，被战友不慎洒落的开水烫伤了脚背。他用凉水冲了冲，感觉不是很疼，便没放在心上。

早晨起来，右脚背上起了几个蚕豆大的水泡。他用针刺破，又在上面积了一块敷料，然后穿上作战靴，冲进了“15公里单兵连贯作业”赛场。

顶着40多摄氏度高温，李纪龙负重40公斤，一路奔袭连续完成11个实战化课目。冲到终点，脚背上的敷料像长在了皮肤上，他咬牙一揭，鲜血渗了出来。

这次比武，他夺得“15公里单兵连贯作业”第一名，“武装3公里越野”第二名，当年荣立三等功。

2023年1月，带完新兵回连队后，他

被任命为班长。刚收拾好床铺，突然接到电话，母亲说：“我身上没力气，起不了床……”

“当时许多官兵都没休假。连队立即安排我提前休假，回家照顾母亲。”他鼻头翕动，竭力不让泪水溢出眼眶。

去医院检查，母亲已经多器官衰竭。李纪龙精心守护在病床前，医院专家全力救治，但母亲还是走了。军分区领导协调当地人武部，并派连队干部赶过去帮他一起料理了母亲后事。

父亲走了，母亲也走了。在无限悲痛里，他突然茫然无措。

“以后，军营就是我的家，战友就是我的亲人。”在空荡荡的家里，在无限沉重、悲伤与孤独里，他在喉咙更深的地方这样回答自己。

在寂靜、沉默、泪水里，在难熬的疼痛里，他为母亲过了头七，就提前归队了。

四

时间没有停止。

“人生无常，别太悲伤，今后我就是你的弟弟，我们就是家人。”“纪龙，父母不在，还有我们，全连官兵都是你的亲人”……连队官兵一句句安慰、鼓励，像寒冬里的阳光与炉火，让李纪龙的心在悲痛与温暖里起伏。

“我归队第二天，军分区首长赶到连队来看我，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，当时我有些拘谨、恍惚，许多话都不记得了，就记住了一句话。”他红着眼睛说。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首长说，你在部队好好成长，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告慰。”他转脸看着我，说：“当时爸治病欠下6万多元外债，后来母亲又重病住院，我还没来得及还清，连队为我申请了困难家庭补助，又让排长带着我回去办理房屋过户……”

尽管军营生活的磨炼教会了他坚强，但想起这些炽热的爱，他的泪水还是掉了下来。

他以最好的姿态开始冲锋。

“15公里单兵连贯作业”被官兵誉为比武里“最艰难的项目”，不只是10多个实战化课目每年会变动，还有负重、戈壁荒原炉火般的高温，以及实战环境下的连续战斗，都是战斗体能与技能的双重极限考验。

“一张地图，一个指南针，要在实地找到地图上的坐标并不容易。地图是平面的，距离是直线，实地则是起伏光秃的戈壁荒原，视野里没有任何参照。地图上有一点误差，现地坐标就会偏几十米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眸子闪着兴奋的光亮。

这年，他在这项“最艰难的项目”比武中再次勇夺第一，荣立二等功。

去年比武，他继续跟这个“最艰难的项目”较劲，并带着全班向“乘车连贯作业”项目冲锋。

“乘车连贯作业”，由一名排长担任指挥员，他带全班连续完成10个实战课目。

“班集体参赛与个人不同。个人比武把自身技能发挥到极致就好，集体拼得是协同，需要每名战斗成员密切配合，关键时刻互相补位。一个班集体，像人的手指，各有短长，一个战友有短板弱项，会直接影响班集体成绩。”他说，“10个课目连贯作业，最后1公里徒步追击，最考验人的体能。”

赛场如战场，没有全力以赴的忘我备战，沙场就无胜可言。

负重长距离训练，李纪龙结合自己的沙场经验，将负重从20公斤增至30公斤，距离从5公里延长到10公里。他说，这个负重与距离，不仅符合战友身体耐受度，也能适应赛场强度。

两个月后，他首次以班长身份带着全班战友沙场突击。没想到，一上场实弹射击课目就出了问题，一名战友因为紧张，未命中目标，一下被扣掉60分。

他知道，只有后边所有课目全部优秀，才有希望挽回败局。他现场组织讨论，分析原因，鼓励大家放下压力，避免失误，按平时训练正常发挥。

最终，全班密切协同，转败为胜，夺得这个比武项目第1名，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而他自己，在“15公里单兵连贯作业”比武项目中，再次勇夺第一名，当年又荣立三等功。

五

时间不舍昼夜，继续向前。

“军营给了我奋进和沉着面对困境的力量，让我挺过了失去双亲的打击，也让我懂得了怎样奋斗，成长。”说着，他站起来，身体绷得笔直，又仰脸望向头顶的沙枣树。

我也抬头看树，一串串紧密的小果，用不了多久就该红透了。我心里忽然起了波澜，觉得他的人生就像眼前蓬勃的沙枣树，不管经历怎样的风刀霜剑，春天都会准时绽放满树米粒似的繁花，冬来繁叶落尽，收拢枝干，那熟透的红宝石似的沙枣，在风雪里却不落，会在枝上红彤彤地一直闪烁到来年。

起风了，繁盛的树冠摇曳，枝叶哗哗，似时间，亦响如远处雪山峡谷里的河流，雪融水一日一寸磅礴，一路奔腾，蜿蜒向前。时间是一条河流，人生也是一条河流，每个生命都在天地间向前流淌不息……

文学

作品

第 6570 期

福雷第一次在海拔5000米洗上热水澡时，在雾气蒸腾中情不自禁地背诵起《甜水海兵站赋》：“离天三尺、昆仑之巅、氧稀水苦、黄沙漫天……”

每逢佳节，兵站总会组织别开生面的云端团聚活动。当视频墙上依次出现守防20年的老站长、退伍多年的炊事员、调任机关工作的老指导员时，官兵由衷感叹：“甜水海变甜了，我们的守护更甜！”

月光依旧静静地照耀着干涸的古湖盆。凌晨，炊事班开始忙碌起来，准备迎接8支车队的到来。自来水管在锅中欢快地沸腾，炊烟袅袅升起，为新的一年拉开序幕。再过两小时，第一批运输车辆将准时抵达，官兵会端着热气腾腾的红枣姜茶迎上前去：“欢迎来到甜水海，24小时热水供应！”

曙光渐渐染红雪山时，总能看见肖超丰站在新修的水塔前认真检查数据。他的身后，第二代净水设备正在平稳运转，制氧机发出轻柔而有节奏的嗡鸣，光伏板随着初升的太阳缓缓转动，追逐着光明的方向。此情此景，让人豁然开朗：甜水海的甜，不仅是水管里流淌的甘泉，更是新时代官兵用青春与坚守酿造的芬芳。他们让海拔5080米的高原生长出希望的春天，让昆仑之巅永远燃烧着温暖的灯火。

大庾

整编

(油画)

李忠良作

精短小说

冀中平原的风裹着沙，像钝刀子似的刮过李槐生的脸颊。他趴在战壕里，身下的泥土混着前几日被炮火震碎的石头，硌得肋骨生疼。槐生手指无意识地伸进怀里，触到一块硬邦邦的东西，指尖传来熟悉的粗糙纹路——那是家乡老槐树上的一块树皮。3个多月了，它被他揣在怀里，边缘被磨得光滑了许多，可树皮上深深浅浅的皱纹还在，像他心里剪不断的念想。

槐生想起老家村口的老槐树，得两个壮汉才能合抱，树干上积着几十年的老灰，却总在春天冒出嫩得能掐出水的新叶。清明前后，细碎的白槐花一串串挂在枝头。风一吹，花瓣就落在娘的针线筐萝里，落在爹编到一半的柳筐上，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香。那香味飘进他的梦里，让他在战壕里也能笑出声。

他记得最清楚的，是每年夏天的傍晚。日头刚沉到西边的土坡后，余晖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娘喊他回家吃饭时，声音能顺着槐树枝丫飘出半里地，连村东头磨坊的老周叔都能听见，他总笑着打趣：“槐生，你娘又喊你吃饽饽了！”

爹爱蹲在树根旁编筐。春天捋的柳条子晒得半干，在他手里软得像棉线，一拧一绕，再用绳捆紧，不多时就成了能装半袋玉米的筐。槐生小时候最淘气，总爱爬树掏鸟窝，树枝晃得厉害，槐花簌簌往下掉，落在爹的草帽上。娘看见了就追着打他，他总躲到槐树后——树干粗得能完全遮住他小小的身子。娘绕着树走半圈，才能揪着他的耳朵把人拉出来，嘴上骂着“皮猴”，眼里却藏着慈祥的笑。

“槐生，换岗了。”战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粗糙的手掌拍在他肩膀上，把他从回忆里拽了出来。槐生猛地回神，起身时怀里的树皮咯了一下心口。他赶紧用手按住衣襟，仿佛那不是一块树皮，而是娘的手、爹的烟袋锅子，是他在这炮火连天里唯一的念想，生怕被风吹走、被炮火震丢。

这块树皮是他离家那天掰的。那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娘就煮了鸡蛋，一个个塞在他怀里。爹站在老槐树下，没说话，只把烟袋锅子含在嘴里，一明一暗的火星在晨雾里闪着，烟杆“噼啪”响得厉害。槐生望着老槐树上还没落尽的秋叶，对爹说：“爹，等打跑了鬼子，跟您学学编筐。”爹没吭声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烟袋锅子里的火星亮了一下，映着他红了的眼眶，也映着槐生手里那块树皮——他不知道，这一去，再见老槐树，要等多久。

战壕外，鬼子的炮声又响了，震得头顶的土屑簌簌往下掉，落在槐生的帽子上、肩膀上。

槐生想写家书，可纸和笔在阵地上金贵得很，连指导员写战报都要把纸裁成小块用。他只能在心里默念，对着月亮，对着风，把想说的话送回老家：娘，今年槐花开得旺不旺？是不是还像往年一样，落得满院都是，您还会把槐花捡起来晒着吗？爹的腰还疼不疼？编

筐时是不是还得靠着老槐树歇会儿？别累着自己。

部队转移时路过个村子，村口也有棵槐树，比老家的小些，树干还没碗口粗，枝丫细得像孩子的胳膊。槐生忍不住凑过去，伸手摸了摸树干，树皮还带着嫩劲，不像老家的老槐树那样粗糙。

这天，部队打了场胜仗，打掉了鬼子一个炮楼，缴获的物资里竟有半捆纸和墨水。槐生的心一下子热起来，赶紧找通信员要了张纸，又借了支钢笔，蘸着缴获的墨水，借着微弱的天光写起信来。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可每一笔都透着认真：“娘，爹，我好着呢，别惦记。我怀里揣着老槐树的皮，每天都带着，就像在老家一样，心里踏实。我们打了胜仗，缴获了好多东西，咱们的仗打得越来越顺了。等胜利了，我就回去，给你俩摘最新鲜的槐花，煮槐花饭吃，还跟爹学编筐，编个最大的筐，装咱家收的玉米，装咱家的好日子。”

写着写着，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。槐生赶紧用袖子擦了擦脸，把纸折了又折，叠成小小的方块，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衣袋里，和那块树皮放在一起。这纸里写着他对他的牵挂，树皮里藏着家对他的期盼，都是他在战场上活下去、打胜仗的力量。

一阵风吹来，带着股熟悉的气息，像是老家老槐树下的味道，混着泥土的腥气、槐花的甜香，还有娘做饭的烟火气。槐生望着远方，仿佛看见老家的老槐树下，爹还蹲在树根旁编筐，柳条子在他手里翻飞，筐编了一个又一个，等着装他回家的行李。他们都在等他，老槐树也在等他。

槐生攥紧了手里的枪，枪杆被他攥得发烫。他心里念着：老槐树，你要好好的，等我回来。等把鬼子都打跑了，我就回去，再爬一次树，再听娘喊我一声“槐生”，再跟爹编一次筐。这仗，一定要打赢，一定要回家，回到老槐树下，回到爹娘身边，再也不分开。

如翻翻阅一部厚重的兵书，在这里站久了，脚印会陷进沙里，被后来者的脚步覆盖，目光也会变得锐利，穿透风沙，望向更远的山峦。

每一次冲锋，身体都像被砂纸打磨，是存在的证明，呼号以及歌声，在胸腔里，撞出金属的回音。

当硝烟散尽，旷野重回寂静，你看那些士兵，跃出掩体，像突然涨潮的浪，漫过金色的海。

感念

—

在苍茫的喀喇昆仑山脉深处，一条天路蜿蜒盘旋——这就是被称为“生命保障线”的新藏公路。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国道219线上，驻扎着一座座兵营。它们为高原劲旅提供着最重要的后勤保障。在所有这些兵站中，海拔5080米的甜水海兵站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艰苦的环境条件，成为这条天路上具有代表性的兵站之一。

甜水海兵站的故事始于1966年5月。当第一批官兵在这里打下第一根桩基时，面对的是古地中海变迁留下的盐碱海子。取名“甜水海兵站”，寄托了官兵对美好生活最质朴的期盼，也预示着一场与自然环境的长久较量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水是甜水海最珍贵的物资。营门口的5个白色水桶，见证了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。2014年寒冬深夜，锅炉管道突然爆裂，时任站长张文旭立即带领3名战士冒雪外出取水。在零下30摄氏度的极寒中，水结成冻铁疙瘩，抽水管刚触水面即被冻结。官兵用柴火给水泵取暖，直到次日正午，才完成取水任务返回兵站。阳光将每个人的军大衣镀成金色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座座刻着坚毅与

勇气的丰碑。

然而，即使在这般艰苦的环境中，浪漫也从未缺席。军士孟福明在黄昏时分拣拾砾石，在荒滩上摆出“甜水海”3个大字，然后拍照发给远方的恋人。姑娘的回信是那样温暖：“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去真正的大海。”这份承诺，成为他在高原坚守的最美寄托，也映照出甜水海官兵心中的柔情与坚毅。

为彻底解决吃水难题，减轻官兵负担，单位专门请来地方科研机构，为打出深水井提供技术支持。2021年11月，科研团队带着新型保温管道进驻高原，开启了永冻层勘探的新征程。那个深秋，钻机的轰鸣声成为高原上最动听的乐章。当钻头抵达380米深处时，监测仪突然传来喜讯——成功提取到水源！

通水的那个清晨，整个兵站笼罩在庄重而激动的氛围中。四级军士长司发生稳步上前，缓缓拧开水龙头。当清冽的自来水哗哗涌出时，所有官兵都围在水槽边，寂静无声。指导员陈伟背过身去，悄悄抹去脸上的泪水——甜水海55年的盼念，在这一刻终于化作了水管里欢快的歌唱。

如今的甜水海兵站，早已旧貌换新颜。24小时热水供应系统让官兵能随时洗上热水澡。来自重庆的上等兵王

文学

作品

第 6570 期

福雷第一次在海拔5000米洗上热水澡时，在雾气蒸腾中情不自禁地背诵起《甜水海兵站赋》：“离天三尺、昆仑之巅、氧稀水苦、黄沙漫天……”

每逢佳节，兵站总会组织别开生面的云端团聚活动。当视频墙上依次出现守防20年的老站长、退伍多年的炊事员、调任机关工作的老指导员时，官兵由衷感叹：“甜水海变甜了，我们的守护更甜！”

月光依旧静静地照耀着干涸的古湖盆。凌晨，炊事班开始忙碌起来，准备迎接8支车队的到来。自来水管在锅中欢快地沸腾，炊烟袅袅升起，为新的一年拉开序幕。再过两小时，第一批运输车辆将准时抵达，官兵会端着热气腾腾的红枣姜茶迎上前去：“欢迎来到甜水海，24小时热水供应！”

曙光渐渐染红雪山时，总能看见肖超丰站在新修的水塔前认真检查数据。他的身后，第二代净水设备正在平稳运转，制氧机发出轻柔而有节奏的嗡鸣，光伏板随着初升的太阳缓缓转动，追逐着光明的方向。此情此景，让人豁然开朗：甜水海的甜，不仅是水管里流淌的甘泉，更是新时代官兵用青春与坚守酿造的芬芳。他们让海拔5080米的高原生长出希望的春天，让昆仑之巅永远燃烧着温暖的灯火。

大庾

整编

(油画)

李忠良作

精短小说

冀中平原的风裹着沙，像钝刀子似的刮过李槐生的脸颊。他趴在战壕里，身下的泥土混着前几日被炮火震碎的石头，硌得肋骨生疼。槐生手指无意识地伸进怀里，触到一块硬邦邦的东西，指尖传来熟悉的粗糙纹路——那是家乡老槐树上的一块树皮。3个多月了，它被他揣在怀里，边缘被磨得光滑了许多，可树皮上深深浅浅的皱纹还在，像他心里剪不断的念想。

槐生想起老家村口的老槐树，得两个壮汉才能合抱，树干上积着几十年的老灰，却总在春天冒出嫩得能掐出水的新叶。清明前后，细碎的白槐花一串串挂在枝头。风一吹，花瓣就落在娘的针线筐萝里，落在爹编到一半的柳筐上，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香。那香味飘进他的梦里，让他在战壕里也能笑出声。

他记得最清楚的，是每年夏天的傍晚。日头刚沉到西边的土坡后，余晖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娘喊他回家吃饭时，声音能顺着槐树枝丫飘出半里地，连村东头磨坊的老周叔都能听见，他总笑着打趣：“槐生，你娘又喊你吃饽饽了！”

爹爱蹲在树根旁编筐。春天捋的柳条子晒得半干，在他手里软得像棉线，一拧一绕，再用绳捆紧，不多时就成了能装半袋玉米的筐。槐生小时候最淘气，总爱爬树掏鸟窝，树枝晃得厉害，槐花簌簌往下掉，落在爹的草帽上。娘看见了就追着打他，他总躲到槐树后——树干粗得能完全遮住他小小的身子。娘绕着树走半圈，才能揪着他的耳朵把人拉出来，嘴上骂着“皮猴”，眼里却藏着慈祥的笑。

“槐生，换岗了。”战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粗糙的手掌拍在他肩膀上，把他从回忆里拽了出来。槐生猛地回神，起身时怀里的树皮咯了一下心口。他赶紧用手按住衣襟，仿佛那不是一块树皮，而是娘的手、爹的烟袋锅子，是他在这炮火连天里唯一的念想，生怕被风吹走、被炮火震丢。

这块树皮是他离家那天掰的。那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娘就煮了鸡蛋，一个个塞在他怀里。爹站在老槐树下，没说话，只把烟袋锅子含在嘴里，一明一暗的火星在晨雾里闪着，烟杆“噼啪”响得厉害。槐生望着老槐树上还没落尽的秋叶，对爹说：“爹，等打跑了鬼子，跟您学学编筐。”爹没吭声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烟袋锅子里的火星亮了一下，映着他红了的眼眶，也映着槐生手里那块树皮——他不知道，这一去，再见老槐树，要等多久。

战壕外，鬼子的炮声又响了，震得头顶的土屑簌簌往下掉，落在槐生的帽子上、肩膀上。

槐生想写家书，可纸和笔在阵地上金贵得很，连指导员写战报都要把纸裁成小块用。他只能在心里默念，对着月亮，对着风，把想说的话送回老家：娘，今年槐花开得旺不旺？是不是还像往年一样，落得满院都是，您还会把槐花捡起来晒着吗？爹的腰还疼不疼？编

筐时是不是还得靠着老槐树歇会儿？别累着自己。

部队转移时路过个村子，村口也有棵槐树，比老家的小些，树干还没碗口粗，枝丫细得像孩子的胳膊。槐生忍不住凑过去，伸手摸了摸树干，树皮还带着嫩劲，不像老家的老槐树那样粗糙。

这天，部队打了场胜仗，打掉了鬼子一个炮楼，缴获的物资里竟有半捆纸和墨水。槐生的心一下子热起来，赶紧找通信员要了张纸，又借了支钢笔，蘸着缴获的墨水，借着微弱的天光写起信来。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可每一笔都透着认真：“娘，爹，我好着呢，别惦记。我怀里揣着老槐树的皮，每天都带着，就像在老家一样，心里踏实。我们打了胜仗，缴获了好多东西，咱们的仗打得越来越顺了。等胜利了，我就回去，给你俩摘最新鲜的槐花，煮槐花饭吃，还跟爹学编筐，编个最大的筐，装咱家收的玉米，装咱家的好日子。”

写着写着，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。槐生赶紧用袖子擦了擦脸，把纸折了又折，叠成小小的方块，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衣袋里，和那块树皮放在一起。这纸里写着他对他的牵挂，树皮里藏着家对他的期盼，都是他在战场上活下去、打胜仗的力量。

一阵风吹来，带着股熟悉的气息，像是老家老槐树下的味道，混着泥土的腥气、槐花的甜香，还有娘做饭的烟火气。槐生望着远方，仿佛看见老家的老槐树下，爹还蹲在树根旁编筐，柳条子在他手里翻飞，筐编了一个又一个，等着装他回家的行李。他们都在等他，老槐树也在等他。

槐生攥紧了手里的枪，枪杆被他攥得发烫。他心里念着：老槐树，你要好好的，等我回来。等把鬼子都打跑了，我就回去，再爬一次树，再听娘喊我一声“槐生”，再跟爹编一次筐。这仗，一定要打赢，一定要回家，回到老槐树下，回到爹娘身边，再也不分开。

如翻翻阅一部厚重的兵书，在这里站久了，脚印会陷进沙里，被后来者的脚步覆盖，目光也会变得锐利，穿透风沙，望向更远的山峦。

每一次冲锋，身体都像被砂纸打磨，是存在的证明，呼号以及歌声，在胸腔里，撞出金属的回音。

当硝烟散尽，旷野重回寂静，你看那些士兵，跃出掩体，像突然涨潮的浪，漫过金色的海。

文学

作品

第 6570 期

福雷第一次在海拔5000米洗上热水澡时，在雾气蒸腾中情不自禁地背诵起《甜水海兵站赋》：“离天三尺、昆仑之巅、氧稀水苦、黄沙漫天……”

每逢佳节，兵站总会组织别开生面的云端团聚活动。当视频墙上依次出现守防20年的老站长、退伍多年的炊事员、调任机关工作的老指导员时，官兵由衷感叹：“甜水海变甜了，我们的守护更甜！”

月光依旧静静地照耀着干涸的古湖盆。凌晨，炊事班开始忙碌起来，准备迎接8支车队的到来。自来水管在锅中欢快地沸腾，炊烟袅袅升起，为新的一年拉开序幕。再过两小时，第一批运输车辆将准时抵达，官兵会端着热气腾腾的红枣姜茶迎上前去：“欢迎来到甜水海，24小时热水供应！”

曙光渐渐染红雪山时，总能看见肖超丰站在新修的水塔前认真检查数据。他的身后，第二代净水设备正在平稳运转，制氧机发出轻柔而有节奏的嗡鸣，光伏板随着初升的太阳缓缓转动，追逐着光明的方向。此情此景，让人豁然开朗：甜水海的甜，不仅是水管里流淌的甘泉，更是新时代官兵用青春与坚守酿造的芬芳。他们让海拔5080米的高原生长出希望的春天，让昆仑之巅永远燃烧着温暖的灯火。

大庾

整编

(油画)

李忠良作

精短小说

冀中平原的风裹着沙，像钝刀子似的刮过李槐生的脸颊。他趴在战壕里，身下的泥土混着前几日被炮火震碎的石头，硌得肋骨生疼。槐生手指无意识地伸进怀里，触到一块硬邦邦的东西，指尖传来熟悉的粗糙纹路——那是家乡老槐树上的一块树皮。3个多月了，它被他揣在怀里，边缘被磨得光滑了许多，可树皮上深深浅浅的皱纹还在，像他心里剪不断的念想。

槐生想起老家村口的老槐树，得两个壮汉才能合抱，树干上积着几十年的老灰，却总在春天冒出嫩得能掐出水的新叶。清明前后，细碎的白槐花一串串挂在枝头。风一吹，花瓣就落在娘的针线筐萝里，落在爹编到一半的柳筐上，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香。那香味飘进他的梦里，让他在战壕里也能笑出声。

他记得最清楚的，是每年夏天的傍晚。日头刚沉到西边的土坡后，余晖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娘喊他回家吃饭时，声音能顺着槐树枝丫飘出半里地，连村东头磨坊的老周叔都能听见，他总笑着打趣：“槐生，你娘又喊你吃饽饽了！”

爹爱蹲在树根旁编筐。春天捋的柳条子晒得半干，在他手里软得像棉线，一拧一绕，再用绳捆紧，不多时就成了能装半袋玉米的筐。槐生小时候最淘气，总爱爬树掏鸟窝，树枝晃得厉害，槐花簌簌往下掉，落在爹的草帽上。娘看见了就追着打他，他总躲到槐树后——树干粗得能完全遮住他小小的身子。娘绕着树走半圈，才能揪着他的耳朵把人拉出来，嘴上骂着“皮猴”，眼里却藏着慈祥的笑。

“槐生，换岗了。”战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粗糙的手掌拍在他肩膀上，把他从回忆里拽了出来。槐生猛地回神，起身时怀里的树皮咯了一下心口。他赶紧用手按住衣襟，仿佛那不是一块树皮，而是娘的手、爹的烟袋锅子，是他在这炮火连天里唯一的念想，生怕被风吹走、被炮火震丢。

这块树皮是他离家那天掰的。那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娘就煮了鸡蛋，一个个塞在他怀里。爹站在老槐树下，没说话，只把烟袋锅子含在嘴里，一明一暗的火星在晨雾里闪着，烟杆“噼啪”响得厉害。槐生望着老槐树上还没落尽的秋叶，对爹说：“爹，等打跑了鬼子，跟您学学编筐。”爹没吭声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烟袋锅子里的火星亮了一下，映着他红了的眼眶，也映着槐生手里那块树皮——他不知道，这一去，再见老槐树，要等多久。

战壕外，鬼子的炮声又响了，震得头顶的土屑簌簌往下掉，落在槐生的帽子上、肩膀上。

槐生想写家书，可纸和笔在阵地上金贵得很，连指导员写战报都要把纸裁成小块用。他只能在心里默念，对着月亮，对着风，把想说的话送回老家：娘，今年槐花开得旺不旺？是不是还像往年一样，落得满院都是，您还会把槐花捡起来晒着吗？爹的腰还疼不疼？编

筐时是不是还得靠着老槐树歇会儿？别累着自己。

部队转移时路过个村子，村口也有棵槐树，比老家的小些，树干还没碗口粗，枝丫细得像孩子的胳膊。槐生忍不住凑过去，伸手摸了摸树干，树皮还带着嫩劲，不像老家的老槐树那样粗糙。

这天，部队打了场胜仗，打掉了鬼子一个炮楼，缴获的物资里竟有半捆纸和墨水。槐生的心一下子热起来，赶紧找通信员要了张纸，又借了支钢笔，蘸着缴获的墨水，借着微弱的天光写起信来。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可每一笔都透着认真：“娘，爹，我好着呢，别惦记。我怀里揣着老槐树的皮，每天都带着，就像在老家一样，心里踏实。我们打了胜仗，缴获了好多东西，咱们的仗打得越来越顺了。等胜利了，我就回去，给你俩摘最新鲜的槐花，煮槐花饭吃，还跟爹学编筐，编个最大的筐，装咱家收的玉米，装咱家的好日子。”